□散 文

途 中 书

黄丹丹

1

当我在从合肥飞往哈尔滨的客机上读完一本书，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循例写下类似读后感般的几行字后，孤独突袭而至。

在万米高空之上，这架挤满人的客机，如飞蚊般在浩渺的天际飞行。邻座的旅客鼾声方一静息，便又打开手机，发出更喧闹的噪声。我们坐得这么近，经历三个小时的旅程后，便不再遇见。世界上这么多人，偶尔经过、相遇，甚至囿于同一空间，毫无意义，不会相识，不被记忆。或许生命本身便是无意义的存在。想到这里，我愈感孤独。

此刻，飞机已在降落。四十分钟后，我将被这只“飞蚊”带降至哈尔滨太平机场。想起2018年4月第一次来到哈尔滨的情景。翻手机相册，找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照片，相册上标记，那是2018年4月14日，距今，已逾六年。六年光阴里铺满我多少行走的足迹与跌倒的痕迹？凫流于时光之水，弄旧了记忆的船帆，锈蚀了曾经的容颜。命运在以怎样的方式回旋流转，被绑缚其上的人永远无法掌控。在黑夜、在深海、在梦境，孤独总是无边无际地包绕在人的周遭。无法逾越，无法穿越，唯有沉溺其中。飞机即将停泊于停机坪的一隅。它在滑行，在做结束前的一番挣扎。万事万物，终有一结。想到此，心钝地一痛。落地了，一个旅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启。周而复始地行走，所踏之路却不会雷同。每一刻，都在告别。无有归途。

2

昨晚抵达哈尔滨后，入住太平机场附近的酒店，等待今天飞往建三江的航班。飞机轰隆起飞与落降的噪声渐渐融入朦胧的睡意，直至植入梦境。在梦里，繁冗的现实又在上演，仿佛时间还是那三年，仿佛我还在卫健委工作，大家还在不分昼夜地开会、值班，所有的人的颜面都被口罩遮蔽了大半……

清晨醒来，同室的友人拉开窗帘，露出半窗繁花——窗台上一盆壮硕的仙人掌上嫁接的蟹爪兰花事正盛。昨日午间，影人老李还曾致电，说为我分植了她办公室的蟹爪兰。我忙拍了这花，发给她。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养大一株作为供养基主干的仙人掌，年底，老李将离职。

到机场，等待飞往建三江。清晰记得六年前第一次到建三江机场的情景，那小小的机场，如私人停机坪般，只泊了两架小飞机。那天，我穿着红色的风衣，被风曳下玄，又被风兜进如小城候车室般的候机厅，出门时，映入眼帘的是满目，那天是2018年4月15日，处于江淮之间的家乡小城早已春花烂漫，而那里却还被冰冻在寒冬。今早从酒店到机场的途中，我看见路边的柳枝才舒展，红梅花初绽，而白杨的枝干还光秃秃的，尚未萌发新芽。我再一次有幸地返回到早春，车转入机场时，又一树李花拂窗而过。

此刻，又经历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抵达建三江机场，又重复六年前被风兜裹的经历，坐上了由机场至农场的路途。窗外，草刚泛青，稻田被水养着，等待育苗。土地自由地铺展，没有村庄、没有河道、没有山峰，只有一条寂寞的公路蜿蜒着，探向未知。所有的树都以缄默的姿态耸立着，绿色还在孕育中，偶有一抹鹅黄立在柳枝，一晃而过，尚不真切。相较哈尔滨，建三江的春天退得更后。如果视野足够广，人便会发现，时间绝不是线性的，它折叠、回旋，甚至神秘地隐形……

3

在建三江的黑土地上徜徉了三天，即将踏上归途的那夜，我被某种情绪掳去了睡眠，直至白昼之光染亮窗棂。掀开窗帘的一角，那株匍匐在我窗外的毛樱桃树，喷薄出缀弯枝条的繁花，于曦光中如白雪般耀眼。那一刻，是凌晨三点钟，我在中国最早沐浴阳光的地方，等待日出，见证花开……三天前，那株毛樱桃上的花苞还像一个个被裹紧的包袱。而今，每一朵花都充分绽开了，就像人笑得露出八颗牙齿那般展出了花蕊，这株小小的毛樱桃与好客的建三江人一样热情，张罗出最盛大的花事献给我们这些即将离别的客人。

午餐后，建三江作协的李一泰主席护送我们到机场，与他同行的，是他快十岁的孙儿。我惊异地发现六年前那个依偎在奶奶怀中的懵懂小儿，已成为诗歌朗诵会上大方朗诵爷爷诗歌的文艺少年啦。在成人身上缓缓游移的时光，会在孩子身上大力地扩展，让人被它改变事物的力量所威慑。

从候机厅走向如旷野般的停机坪，浩风猎猎，推攘着拉扯着走向客机的我，这样野性的风令我感到亲切，我想到许多年前去农村走亲戚，离别时被挽留的情景，在建三江，风都是懂人情的。

历经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哈尔滨，在哈尔滨机场等待七个小时后飞往合肥的航班，再经历三个小时的飞行，这一场旅行将在次日的凌晨告一段落。

我坐在哈尔滨太平机场的候机厅，捧着一本书，周遭的嘈杂纷纷隐遁。在不产生关联的陌生人群中，无论环境多喧闹，都不会对我构成干扰。在我读完一本书，写完一篇受访稿件后，归途的时间还略有盈足，我把它赠予睡眠。在午夜的客机上，我陷入比海还深的睡眠。飞机降落时，我从梦境里走出。张开眼，看见自己正被紧紧地捆绑在座椅上，舷窗外是茫茫天际。许多年来，我以这种被捆绑的姿态飞过了万水千山，时间与距离迢迢，往事与故人如坠梦渊。

寿州夜色 袁礼荣 摄

□随 笔

等 一 个 人

远 行

有时候，我们需要耐心去等一个人。

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等一个人。

也许，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我们将要去等的，正在等的，或是已经等了很久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们蓦然遇见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究竟在等谁。这样的等待有点尴尬的意味，可我们还是会耐心地去等一个人。

赵师秀等过一个人。“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黄梅时节的雨季漫长，人的心情恹恹的，池塘里青草漫漫，像细雨一样绵密茂盛。雨季里，赵师秀心里烦闷，就约了朋友来，他是渴望这次相聚的，就耐心地等着。已经过了夜半，他要等的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拿着棋子轻轻地在桌上敲，直敲得灯花也落了。如豆的油灯光，在春夜里一明一暗，或明或暗，如此时等人的心情，在雨声和蛙声的间歇里，一闪一亮，一惊一喜。

有约不来，等一个人的心情，如浓重似墨的夜色。

等一个人，等不来，总盼望天在下雪、下雨，或是突然就升起了很浓厚的雾，于是，就有了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安慰自己。雨雪天，路总是很滑，那个人大概也和自己一样，怕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他大概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才没有来吧。雾这样大，等的那个人可能住在江之彼岸。因雾阻程，他的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吧，此刻，他也在想着我，于是就将微笑浸在浓雾里，变得浓白。也许，他正站在江之畔，等着一江雾散。无奈时，他顺手在江边折了一枝水草，或是几朵小花，拿在手里，默默地在心里遥寄对我的思念吧。雾散了，他会来吗？

至少现在，等的那个人不会来了。知道了等的结果，索性就不等了。决心不等，心下也就释然了。捧一杯清茶，抽出一本唐诗或是宋词，随意打开，希望能在随意打开的平仄长短的句子里，邂逅那个自己等了很久的那个人。

张爱玲也等过一个人，一个不该等的人。她的小说《小团圆》的开头我非常喜欢，那样的突兀，把一个九莉突然地放到你的面前，那样一个人好像就站在你身边，给你的印象那样深刻，那样特别。“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九莉在等一个人，这样的等待像是“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而不管是否下雨，九莉等的那个人多半是不会来了。那是一个不值得她去等的人，不来了，似乎更好。张爱玲也像是九莉，也在等一个人吧。

我们也在耐心地等一个人，不管他来不来，也不管是否值得我们去等待，没有等到那个人，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们又怎么会放弃等待呢。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在生活的无奈中，有心情去等一个人，不管那个人来与不来。

□小小说

同 命

何小琼

小翠动作迅速麻利，一伸手，长柄的大勺在锅里挖满一勺子香喷喷的肉堆到面前的大碗，排队的顾客话不多说，头都不抬，右手端走，左手是一大碗白米饭。小翠依旧头也不抬，下一个顾客身影一到，她马上伸手放一个碗，继续勺肉。

客人们坐在铺面前的桌子上，掰了筷子，把肉混到米饭里搅拌，那软烂的肉那散发着浓郁香味的芡汁，包裹着每一粒饭，美不胜收。大家扒着饭，目光总会飘向小翠。小翠明显地不自在起来，伸手把帽檐压得更低，几乎遮了整个脸的口罩又往上提了提，嘴唇咬了咬。

“可惜了，这么水灵的姑娘。”

“谁说不是呢，从前跟大张天生一对，一个开长途，一个铺面的五花肉拌饭卖得远近皆知。”

“唉，你说，她这脸都这样了，大张那身板那模样能守多久，你看看，大张都半个月没回来了？”

“别胡说，他们俩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命的命呢，哪能轻易就分？”

“还同什么命？你也信？”

“你说好端端的，她去进个货也能遇上火灾。我无意中扫了一眼她的脸，唉，眉毛没了，脸上有烧伤的疤。”

纷纷扬扬的闲言碎语，随着一碗五花肉拌饭聊到尽兴，饭点一过，人去桌空。小翠不用收拾碗筷，吃了饭的人最近都会自动把碗筷收拾了放到水池边，超主动，连桌子也擦得一干二净。

“是在可怜我吗？怕我不做了，没得五花肉拌饭吃。”小翠对自己说，忧郁的眼神望向大路尽头。从前，她欢天喜地每天开铺面，进货，炖肉，煮饭，迎接新的一天。大张跑长途，回来的日子，她都会远远就奔过去，看着那鸣着喇叭的大车，裹着车尾的烟，幸福地向自己奔来。可如今……

小翠盼着大张回来，又怕他回来。怕看他怜惜的眼神，他搂她的胳膊依旧有力。她怕，怕自己的容貌吓到他。他说要卖了车跟她一起经营铺面，她狠狠地瞪他，不想他这样施舍自己，她冰雪聪明，更猜得到是大张恳请大家帮衬，吃了能自己收拾碗筷。她的心渐渐冰冷，眼里没有了光。谁说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在一起是好命，是同命中最好的？小翠狠狠咬破了嘴唇，心在痛。可是如今，过了半个月，大张没有音信。她慌，害怕。

一个傍晚，关了铺面的小翠刚一转身，就看到大张从一辆车上下来，风尘仆仆，胳膊下支着拐杖，头上包着一圈纱布。她扑上去，哭得稀里哗啦，头埋在他胸前，听他断断续续说回来路上出了车祸，被撞得脑震荡，手机也摔坏了，没法联系她。“现在我头还疼得很，一醒就回来了，腿也不利落了，你还要不要我？”他好不容易支撑着身子，一手搂着她问。“要要要”，不管了小翠哭得帽子和口罩都掉了，他就像以前那样摸着她的脸，笑了。“你不是说，你是白米饭，我是那不能少的芡汁吗？混在一起才美味，谁也离不开谁啊。”她抽泣着，心疼得再也不顾遮挡自己的脸，摸着他的腿。

没多久，大张就和小翠一起在铺面忙碌。小翠不再遮挡脸，坦然面对顾客，笑容温柔，声音柔美，大张定期到医院买头疼药，天天一瘸一拐欢快地在铺面帮忙。许多人摇头叹息，可惜了这帅小伙，这回两人是绝配了。

这天，大张又在医院拿头疼药，付钱之后转身离开。柜台里的两个小姑娘嘀咕。“你说这人，长得真好看。”“可惜脚是瘸的。”大张走出医院，刚走几步，忽然听到车碰撞的声音，接着是大人和小孩子的哭喊。他抬腿闪电一般利落地向着声音奔跑……

□组 诗

写给母亲节的抒情诗

陈 赫

以母之名

我们说着说着，就说起了
她还能有多少年的活头
很沉重的话题
很随意的出口

经年的风湿病
让她周身所有的骨头都变了形
哪里都是浮肿
却撑不起骤减的体重

未及暮年，已经过得像个老太太
一个人守着偌大的院子
只有一棵梨树，一棵枣树
还有常常等待
却回不来的儿女、丈夫

走一步路，对你对我都轻而易举
甚至她的小外孙，都开始不费吹灰之力
对她而言，则是涅槃的痛楚
她已经多少年没有双脚着地
走完一条路
就已经有多少年
没有安静地在梦里睡熟

我们都曾怨她
怨她耽误了儿子找媳妇
怨她耽误了女儿的前途
怨她耽误了丈夫的大路
怨她拖累了家庭的脚步

可是我们凭什么怨她
生一个孩子，就落下一身的病
生三个孩子，就落下一生的病
如今我们只看了结果，
却再也不想过程

想到这些
我当时开的车速是40
我用力踩到80
尽管如此，
我依旧追不上她衰老的速度
我多怕这个话题
怕得就像小时候打针
满地的用尽全力飞跑
不想被医生追上
我真怕有一天回去
屋子里只剩屋子
却没了她的痕迹

他们都叫她
“桂林嫂”“贵芹”“老郑”“二妮”
而我叫她——娘

宝贝记

母亲现在唯一的宝贝，是来自我淘宝
五十六块钱买的一根塑料拐杖
上头有个小小的手电筒
母亲说，有了这点光
黑夜里不怕一个人在家
那是我心血来潮，
想起来给母亲买的唯一礼物
送到她骨头已经变形的手中
她第一句话问的是多少钱，我笑笑没说话
母亲说，院里有小树，砍一棵
就能做一个，花这钱干吗
我看着她指的那棵树，是大院子里
唯一陪她的生物

后来，不管到哪里，母亲总是带着它
好像是个宝贝疙瘩
家里的门台四十五度，又长
我用几秒钟就能上去
而她需要十几分钟，中间还要停顿好几下

给开的药，每次问她，她都说不管用
有一天我带着她去看了开药的医生
母亲对他说，你的药管用
就是三十块一剂太贵了
走出诊所门口的时候
母亲拿起了那根拐杖
艰难地往车的方向行走

我忽然明白，她从前有很多宝贝
大部分都被我搬空了，也包括我

□散 文

在江南细雨中，游走人文名城

陈 进

烟雨蒙蒙的江南，有一座饱含水乡情韵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温婉与雅致，悄然绽放——她便是无锡。

春雨潇潇，绿草茵茵。仲春时节，我再次寻访这座清秀的江南古城。十多年前游览无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湖的烟波浩渺，灵山大佛的庄严神圣，还有鼋头渚的樱花绚烂。这次我想探寻她另一面的独特魅力。

江南的雨潇潇洒洒，薄烟晕开了青柳，宛如水墨画。我首先来到位于无锡市东门东林街的东林书院。无锡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东林书院则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中国古代书院的代表之一，由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杨时创办。最为有名的是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几百年来一直成为无数读书人的座右铭。走进书院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庭院，两旁是古朴的建筑和郁郁葱葱的竹林，几株苍劲的松柏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那些古老的讲堂、藏书楼、碑廊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我沿着青石小径漫步，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吸纳着古代学者的智慧精华，每一步都仿佛在跨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儒雅、清静的学术殿堂。东林书院精美的石雕、精致的木刻，还有那些静静流淌的溪水，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让你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

离开东林书院，前往顾毓琇故居。这座典型的江南民居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学前街3号，故居原称“燕誉堂”，是顾氏祖居，建于1807年，现存五开间四进。进入故居，“顾毓琇纪念馆”金色牌匾熠熠生辉。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顾毓琇，按今天的话来说，是学霸中的学霸，传奇中的传奇。他一生创造了多个第一：科学家之外，他还是戏剧家，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端人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相继创作了十几部话剧在中国和国际上公演；他是音乐家，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也就是今天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1940年，学术界以他的三四八震动频率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他还是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是佛学家，有一部英文巨著《禅史》，蜚声海内外；他是“桂冠诗人”，一生创作词曲歌赋7000余首，出版诗歌词曲集达34部之巨，被海外学术界和出版物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诗人之一；他更是著名的教育家，1929年从美国回国，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政治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职，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名誉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故居中，还诞生了顾氏家族“一门五博士”，充分体现了无锡钟灵毓秀的文化特质和尚文重教的人文精神。

想到无锡的人文荟萃，就不能不去另一个见证了晚清维新思想家、外交家成长足迹的地方——薛福成故居。薛福成，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著作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曾担任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主张变法维新，是我国近代著名外交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福成故居是一座庭院式开放格局的官僚宅第，或许是因为远涉重洋的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宅第也呈现出明显的西风东渐的特点，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显著的特征是中西合璧。主体建筑基本上沿用清代中晚期的规制，细微处的雕刻装饰巧夺天工，体现了中式建筑工艺的最高水准。转盘楼檐、弹子房等建筑则显示出以中式为主，伴有西式做法的时代特征。其子薛汇东住宅，则是基本欧化的巴洛克式洋楼。故居整体体现了近代民居建筑与江南造园艺术和谐结合，中轴线上每进厅堂之间，庭院点缀，景色各异。宅内独立的后花园、西花园廊桥、楼阁、山石和谐搭配，环境典雅灵秀；东花园的花厅、戏台更是自成院落，为一处难得的看戏观鱼、品茗娱乐之处，其水榭式戏台更是匠心独运，国内罕见。

在无锡，还有一位文学巨匠的名字无法忽视，那就是钱钟书。他的故居位于无锡市中心，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宅院。走进故居，我被那浓郁的文化气息深深吸引。书房内，摆放着的钱钟书的著作和他曾经使用过的文房四宝，仿佛在诉说着这位文学大师的不凡一生。在这里，我仿佛能与他的灵魂对话，领略到他那独特的文学魅力。钱钟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著作《围城》《管锥编》等影响深远。故居墙上悬挂的图文介绍，诉说着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生平故事，那些关于文学、关于历史、关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仿佛触摸到了大师智慧的火花。

无锡的骄傲灿若星辰，还有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是中国现代印刷业的奠基人之一。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王选纪念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先生生前的生活学习工作用品，讲述着科学家王选院士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当日，恰逢王选院士铜像落成，望着苍松翠柏中栩栩如生的王选塑像，我再次对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深表敬仰，他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对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阔步向前。